

四部
備要
史部

二十四史
(大)

宋

史
(四)

032

中

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

苗授

子履

王君萬

子瞻

周永清

劉紹能

張守約

王文郁

和斌

子軌

王光祖

李浩

郭成

劉仲武

曲珍

劉闕

王恩

賈崑

張整

張蘊

楊應詢

趙隆

苗授

字履

潞州人父京慶曆中以死守麟州抗元昊者也少從胡翼之學補

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使王韶取鎮洮授爲先鋒破香子城拔河府羌雖敗

氣尙銳輒圍香子以迎歸師韶遣將田瓊救之瓊死乃簡騎五百屬授授奮擊

敗之休士二日羌復要於架麻平注矢如雨衆懼授令曰第進毋恐旣牌數百

且至行前者傳呼羌驚亂力戰數十斬首四千級又破之於牛精谷取珂諾城

盡得河湟地知德順軍三選西上閣門使鬼章寇河州詔授往一戰克撒宗論

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館使榮州刺史從燕達取銀川降木征獻之京師加

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都鈐轄召使契丹神宗勞之曰曩香子之役非汝以

寡擊衆幾敗吾事以爲秦鳳副總管徙熙河復知河州副李憲討生羌於露骨

山斬首萬級獲其大酋冷鷄朴羌族十萬七千帳內附威震洮西拜昌州團練

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知雄州熙州元豐西討授出古渭取定西蕩禹臧

花麻諸族降戶五萬城蘭州遇賊數萬於女遮谷登山逆戰敗退伏壘中半夜

遁去授踰天都山焚南牟屯沒烟凡師行百日程道不濟非萬全計也役即止

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城錢南授曰地阻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也役即止

師征靈武詔令援高遵裕即條上進退利害甚切歷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

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祐三年遷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踰歲以保康

節度知潞州提舉上清太平宮復使殿前嘉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

莊敏子履

履束髮從戎授之降木征也履護送至京得閣門祇候歷熙寧四路鈐轄

知鎮戎軍及其父時已官四方館使吉州防禦使矣以事竄房州起爲西上閣

門副使熙河都監又責右清道率府率監峽州酒稅元符初悉還其官以熙河

蘭會都鈐轄知蘭州詔同王瞻取青唐與姚雄合兵討峽羌幾羅結瞻將李忠

戰敗羅結大集衆宣言欲圍青唐履雄將至羌死陣以待勢甚威履叱軍士納

弓於韃拔刀而入羌怙衆穴殊死鬪衆將陳迪王亨輩皆反走履獨駐馬不動

有酋青袍白馬突而前手劍擊履帳下王拱以弓格之僅免復繞出履背欲斷

軍爲二別將高承年率所部力戰數十合羌退乘勝圍蘭宗堡弗能拔日暮收

兵入營羌宵潰明日縱兵四掠焚其族帳而還既而阿章叛詔履與种朴過河

討蕩辭以兵少朴遂陷錄履前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成州團練使知慶

州徙渭州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是後史失其傳子傳在叛臣傳

王君萬秦州寧遠人以殿侍爲秦鳳指揮使王韶開邊青唐大會俞龍珂歸國

獨別羌新羅結不從經略使韓縝期諸將一月取之君萬詐爲獵者逐禽至其

居稍相親狎與同獵乘間揭之墜馬斬首馳歸以獻甫及一月積功得閣門祇

候王師定武勝首領藥廝逋邀劫于闐賁物帥師討焉君萬出南山履險略地

羌潛伏山谷間忽一騎躍出橫矛將及君萬亟側身避之回首奮擊斬以徇其

衆驚號相率聽命所斬乃藥廝逋也復破北關南市功最多擢熙河路鈐轄進

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使賜絹五百洮西羌叛圍河州君萬請於王韶以爲南

撒宗城小而堅疆勇所聚若併兵破之圍當自解詔用其計圍果解累官客省

使爲副總管坐貸結羅錢數萬緡爲轉運使孫迴所糾貶秩一等討西山鐵城

有功復故官職君萬怨孫迴使番官木舟訟之鞠于秦隴又貶爲鳳翔鈐轄籍

家貲償逋遂以憤卒子瞻

瞻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積官至皇城使領開州團練使元符中知河州熙帥

鍾傳以冒白草原賞獄治于秦詔轉運使張詢論諸將得自首瞻具伏詐增首

級因說詢云青唐人有叛瞻征意可取也詢信之即具奏言已令瞻結約起兵

哲宗與輔臣罪其狂妄專輒亟罷詢而命孫迴究實獄上奪瞻十一官猶令領

州。贍欲以功贖過，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惇下其事於孫路，路以爲可取。贍遂引兵趣邈川路。知贍狡獪難制，使總管王愬統軍而以贍副贍。爲前鋒，度河先下隴，朱黑城忌愬分其功，給之曰：「晨食畢乃發。」愬信之。夜半，贍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庫，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愬過午始至，以事訴於路。路亦怒，頗以兵柄付愬，而留贍屯邈川。宗哥舍欲求內附，贍遣裨將王詠率五千騎赴之。既入，而諸羌變，詠馳書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之，乃克。贍與愬交訟，又訴路指畫相違。惇主贍而不直路，曰：「首謀者贍也，路欲掩其功，故抑贍乃徙路河南，罷愬統制，以胡宗回爲帥。時贍征已來降，青唐成將惟心牟欽，父子百餘人在贍，不即取，二羌遂迎溪巴溫之子隴撈入守，始孫路乞先全邈川及河南北諸城，然後進師。」贍怨路，因言青唐不煩大兵可下，而路逗遛失機會。贍宗回至，乃云：「夏人謀攻邈川，當爲守備。」青唐未可取，宗回責其反覆。日夜督出師，遣使威以軍法，且聲言欲使王愬代將。贍懼，急進攻隴撈及心牟等皆出降。贍入據其城，詔建爲鄯州，進贍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知州事。黃履謂賞薄，乃拜維州團練使，爲路鈐轄。贍縱所部剽掠，羌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復青唐。其在山南者先發，贍遣將李賓領二千騎掩襲心牟以下，自守西城，與羌鬪，賓踰南山入保敦谷，討蕩羌，戰敗奔北。四山皆空，贍戮心牟等九人，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初，贍諷諸酋籍勝兵者，淫其臂，無應者，羅結請歸帥本路爲唱。贍聽之去，遂嘯集外叛，以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來援，圍始解。已而王吉魏釗种朴相繼敗沒，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於是轉運使李諫奏希甫劾贍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心牟，欽斃以滅口。曾布言：「贍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塞責。」詔貶右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之不已。熙河又奏青唐諸族怨贍入骨，體日圖報復。樞密院乞斬贍以謝一方，詔配昌化軍，行至穰縣而縊。崇寧初，蔡京入相，錢適訟贍功，及王厚平鄯廓，於是追贈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除其子珏通事舍人。

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以蔭主原州，截原峯，招羌酋水令逋等十七族萬一千帳，爲廣南走馬承受公事。當僦寇之後二年，四詰關陳南方利害，皆見納用。歐陽修薦其有智略，知邊事，擢知融州。峒將吳儂恃險爲邊患，捕誅之，修復薦守約可任。將帥爲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鳳，居職六年，括生羌隱士千頃，以募射手，築砮石堡，甘谷城，第功最多。夏人萬騎來寇，守約適巡邊，與之遇，不解鞍，蘭兵五百逆戰，衆寡不侔，勢小卻。夏人張兩翼來，守約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彊弩殲其酋，敵遂退。神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能辦事否？」對曰：「天威臨之，當無不濟，但董氈忠勤效順，恐不宜侵逼。」因請名古渭爲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建爲通遠軍，加通事舍人。熙河鈐轄，仍統秦鳳羌兵，駐通遠河州。羌率衆三萬屯千敦波，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擊破之，取塞粟食軍。羌老弱畜產走南山，左右欲邀之，云：「可獲萬萬。」守約曰：「彼非敢迎戰，逃死耳。」輒出者斬。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鳴鼓張幟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七百人，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徙環州。募家族誼俱難制，搖動種落，勒兵討擒之。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師境上，檄取不置，居數日械以來，斬於市。從征靈武，至清遠軍，言於高遵裕曰：「此去靈州不三百里，用以前軍先出，直擣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無人，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若裹十日糧疾馳，三日可至，軍無事矣。」又勸高遵裕令士衆護糧餉以防抄掠，不聽。果以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不錄。進爲環慶都鈐轄，知邠州。涇水善暴城，每春必增治隄堰，費不貲。適歲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歉歲勞民，甚於河患，吾且徐圖之。」河神祠故在南塢，禱而還，諸北以殺河怒，一夕雷雨，明日河徙而南，其北遂爲沙磧，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召還。道卒，年七十五。守約典七州，皆有惠愛，可紀神宗嘗謂武臣可任者，以燕達劉昌祚姚麟王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爲名將，時稱知人。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爲府州巡檢，韓琦薦其材，加閣門祇候。麟府駐泊都監，熙寧討夏國，文郁敗之吐渾河，其將香崖夜遣使以劍爲信，欲舉衆降，許之。旦而至，與偕行，衆情忽變，謀以出，文郁擊之，追奔二十里，據險大戰，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謂吏士曰：「前追彊敵，後背天險，韓信驅市人且破陽修薦其有智略，知邊事，擢知融州。峒將吳儂恃險爲邊患，捕誅之，修復薦守約可任。將帥爲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鳳，居職六年，括生羌隱士千頃，以募射手，築砮石堡，甘谷城，第功最多。夏人萬騎來寇，守約適巡邊，與之遇，不解鞍，蘭兵五百逆戰，衆寡不侔，勢小卻。夏人張兩翼來，守約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彊弩殲其酋，敵遂退。神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能辦事否？」對曰：「天威臨之，當無不濟，但董氈忠勤效順，恐不宜侵逼。」因請名古渭爲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建爲通遠軍，加通事舍人。熙河鈐轄，仍統秦鳳羌兵，駐通遠河州。羌率衆三萬屯千敦波，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擊破之，取塞粟食軍。羌老弱畜產走南山，左右欲邀之，云：「可獲萬萬。」守約曰：「彼非敢迎戰，逃死耳。」輒出者斬。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鳴鼓張幟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七百人，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徙環州。募家族誼俱難制，搖動種落，勒兵討擒之。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師境上，檄取不置，居數日械以來，斬於市。從征靈武，至清遠軍，言於高遵裕曰：「此去靈州不三百里，用以前軍先出，直擣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無人，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若裹十日糧疾馳，三日可至，軍無事矣。」又勸高遵裕令士衆護糧餉以防抄掠，不聽。果以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不錄。進爲環慶都鈐轄，知邠州。涇水善暴城，每春必增治隄堰，費不貲。適歲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歉歲勞民，甚於河患，吾且徐圖之。」河神祠故在南塢，禱而還，諸北以殺河怒，一夕雷雨，明日河徙而南，其北遂爲沙磧，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召還。道卒，年七十五。守約典七州，皆有惠愛，可紀神宗嘗謂武臣可任者，以燕達劉昌祚姚麟王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爲名將，時稱知人。

趙況爾曹皆百戰驍勇邪士感奮進擊夏人大潰降其衆二千遷通事舍人夏人踰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長城坂盡奪所掠而還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羣議不一其爲朕言之對曰此乃致敵上策恨未能多爾並邊生羌善馳突識鄉導儻能撫柔之所謂以外夷而攻外夷也帝於是決意招納多獲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并招其子弟闕肆殿庭文郁九發入中詔官其二子知鎮戎德順軍預定洮河遷左驍副使知麟州夏衆踐稼襲敗之部使者劾爲生事奪郡印未幾爲熙河將李憲討靈武文郁得羌戶萬餘遷路鈐轄夏人圍蘭州已奪兩關門文郁募死士夜縋而下持短兵突賊卽掃營去擢東上閣門使知蘭州謀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果舉國趨皋蘭文郁乘城禦之殺傷如積圍九日而解收其尸爲京觀加榮州團練使以捧日天武都指揮使爲副都總管以殿前都虞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進秦州防禦鞏州觀察使卒年六十六

周永清字肅之世家靈州州陷祖美歸京師永清以蔭從仕宰相龐籍言其忠勇加閣門祇候押時服賜夏國至宥州夏人受賜不跪詰之恐而跪遷通事舍人渭州鈐轄渭兵勁而陳伍不講永清訓以李靖法帥蔡挺嘉其整圖上之詔推於諸道知德順軍夏衆入寇擊擒其酋呂效忠又募勇士夜馳百里擣賊巢穴斬首三百級俘數千人獲橐駝甲馬萬計城中無知者並禁地三百里盜耕不可禁永清拓籍數千頃置射士二千聲聞敵廷降者引入帳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徙秦鳳鈐轄河北沿邊安撫副使知代州契丹無名求地朝廷命韓縝分畫永清貳焉入對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土不願行固遣之復上章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鈐轄知涇州保州又爲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閣門使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爲諸族巡檢父懷忠官內殿崇班閣門祇候元昊叛厚以金幣及王爵招之懷忠毀印斬使洎入寇力戰以死錄紹能右班殿直賜以名爲軍北巡檢擊破夏右樞密院黨移賞糧數萬衆於順寧夏人圍大順城紹能爲軍鋒毀其柵至奈王川邀擊於長城嶺熙寧中又敗夏人於破囉川

皆策功最累遷洛苑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馬都監舊制內屬者不與漢官齒至是悉如之仍以其子襲故職元豐西討召諸關神宗訪以計對曰師旅遠征儲備不繼爲大患若俟西成後因糧深入乃可以得志帝以爲然命統兩軍進討紹能世世邊將爲敵所忌每設疑以間之帝獨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戰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爲間害之計耳紹能捧詔感泣嘗坐譏違對按驗卒無實守邊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簡州團練使卒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爲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死好水川錄光祖爲供奉官閣門祇候熙寧中同提點河北刑獄改沿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擾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浮橋如欲度者光祖在舟中對其衆盡徹戶牖或謂契丹方陣而以單舟臨之如不測何光祖曰彼所顧者信誓也其來欲得趙用耳避之則勢張吾死不足塞責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光祖卽命子襄往兵刃四合然語唯在用襄隨機折塞之其將蕭禧遽揮兵去且邀襄食付所戴青羅泥金笠以爲信卽上之時已有詔罷光祖矣吳充曰向非光祖以身對壘又使子冒白刃取從約則事未可知宜賞而黜何以示懲勸乃除真定鈐轄徙梓夔渝獠叛詔熊本安撫而命內藏庫使楊萬成都鈐轄賈昌言梓夔都監王宣與光祖同致討皆受本節度本疑光祖不爲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沙坎北發日已暮士以杖索塗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質明瞭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等困於松谿又亟往援出石門啟其險促黔兵先登襲賊賊舍去光祖夜泊松嶺上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其功第一吐蕃圍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竊宗關賊據石鼓村扼其半道中正召諸將問計光祖獨請行既抵石鼓擇銳兵分襲吐蕃背出其不意皆驚遁遂會中正于茂瀘夷乞弟殺王宣詔從韓存寶討之軍于梅嶺夷數萬衆出駐落箇棧欲老我師霖雨不止光祖勸存寶早決戰不聽林廣至復從征蕩其巢窟積功至四方館使知瀘州置瀘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聽韻決遷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李浩字直夫家本綏州徙西河浩務學通兵法以父定蔭從軍破儂智高韓韓

城囉兀領兵戰，賞堡嶺川，殺大首領訛革多移，斬首千三百餘級，積官供備庫副使、廣西都監、哀西北疆事著安邊策，謁王安石，安石言之神宗，召對，改管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於南江，引兵由三路屯鎮江，入遂州，討舒光貴，破盈口柵，下天府，會于洽州，入懿州，蠻酋田元猛元詰合結鈴拒官軍，浩分兵擊之，殺結鈴，降元猛，元詰遂城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黔江，惇上其功，謂不當與他將比，擢引進副使，熙河鈐轄李憲討山後羌，浩將右軍至合龍嶺會戰，遣降羌乞囉輕騎突敵帳，俘其酋冷雞朴，李密撤賊三千，還東上閣門使為副總管，知河州，安撫洮西、五路大舉，浩將前軍復蘭州，還引進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經原安撫副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吃囉尼并連立功復之，哲宗即位，拜忠州防禦使，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都虞候，進黔州觀察使，歷鄜延、太原、永興、環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和斌字勝之，濮州鄆城人，選隸散直為德順軍指揮使，凡五年，數扞敵，被重創十餘，知軍事劉兼濟以兄平敗沒，執送京師，并逮其家，斌慰安調護，為萬金帛，他所密告兼濟勿以家為恤，平冤既伸，兼濟獲免，家賴以全，定川之役，將曹傑喪所乘馬，斌輟騎與之，且戰且行，與俱免，狄青南征，使部騎兵為前鋒，青駐賓州十日，以怠寇，既乃倍道兼行，斌以兵疲於險，利在速戰，即日度關鑾，賊歸仁驛，孫節死，斌引騎血戰，繞出賊後，遂敗之，師還，張破賊陳形於殿廷，仁宗拊勞，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轄，改秦鳳，廣西以蠻事乞留，秦州亦請之，詔留廣西，累歲徙涇原，召對，議者謂交州可取，斌感言有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數曰：卿質直如此，乃知兩路爭，卿為不誣矣，進帶御器械，渭州饑，帥王廣淵命吏賑給，斌曰：救之無術，是殺之耳，廣淵以委斌，斌擇地營居，養視有法，所活以萬數，安南入寇，復徙廣西，累遷皇城使，昭州刺史，撫水蠻，羅世念犯宜州，守將戰死，斌提步騎三千進討，方晝，晝夜趣兵至懷遠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則生，或曰：奈何背龍江邪？笑曰：是所以生也，因示弱驕之，蠻果大至，斌選將迎敵，戒以遇之則走，誘至平坂，列入陣以待之，張疑兵左右山上，蠻登嶺望見，始大驚，斌分騎翼其旁，自被甲步出為衆士先，殊死戰，蠻大敗，世念率黨四千八百內

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宜州，遷西上閣門使，知邕州，以老請還，除高陽關副總管，歷承興軍路，召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至步軍都虞候，卒年八十，贈寧州防禦使，斌老於為將，以恩信得邊人心，嶺南珍貨一無所蓄，邊吏欲希功造事，皆憚不敢發，或巧為譟報，啓覺，亦必折其姦謀，故所至無事，士大夫稱之。

子誅，以蔭為河北副將，累官至右武大夫、威州刺史、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為鳳凰弓，進相州觀察使，在雄十年，頗能偵敵，重賁攻燕，召誅計事，悅之，分麾下兵，俾以副統制從种師道軍于白溝，旬有二日而退，追兵至，北風大雨雹，師不能視，契丹以背盟譴責，薄暮始得還，於是賁以契丹尚威未可圖，劾誅，候不實，貶濠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誅始與取燕之謀，見事勢浸異，則又以為不宜取，故平燕肆救，獨不得還，後復官卒。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熙寧中，試射殿庭，異等，補官，數從軍，累轉禮賓使，為涇原將，夏人謀犯天聖，渭帥檄諸將會兵，約曰：過某日賊不至即去，仲武謀得的期，乞緩分屯，帥不樂，但留一將及仲武軍，如期而敵至，力戰却之，遷皇城使，熙河都監，復湟川，進東上閣門使，知河州，吐蕃趙懷德復阿章衆數萬叛，命仲武相持數日，潛遣二將領千騎扣其營，戒曰：彼出勿與戰，亟還伏兵道左，二將還，羌果追之，遇伏大敗，斬首三千級，復西寧州，未幾懷德阿章降，累進客省使，榮州防禦使，副高永年西征，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輕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劾，坐流嶺南，命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聞之，貸其罰，以為西寧都護，章實招橋羌王子滅征僕哥，收積石軍，邀仲武計事，仲武曰：王師入羌必降，或退伏巢穴，可乘其便，但河橋功力大，非倉卒可成，緩急要預辦耳，若果命待報，慮失事機，實許以便宜，僕哥果約降，而索一子為質，仲武即遣子錫往，河橋亦成，仲武帥師渡河，擊與歸，實掩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宗遣使持錢至邊，賜獲王者，訪得仲武，召對，帝勞之曰：高永年以不用卿言失律，僕哥之降，河南綏定卿力也，問幾子，曰：九人，悉命以官，錫閣門祗候，仲武知西寧州，徙渭州，召為龍神衛都指揮使，復出熙州，秦州，遷步軍副都指揮使，熙帥劉法死，又以熙渭都統制攝之，歷拜徐州觀察使，保靜軍承宣使，瀘川軍節度使，以老提舉明道

宮再起爲熙州卒于官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諡曰威肅子錡別有傳

曲珍字君玉隴千人世爲著姓寶元康定間夏人數入寇珍諸父糾集族黨禦之敵不敢犯於是曲氏以材武長雄邊關珍好馳馬試劍嘗與叔父出塞游獵猝遇夏人陷其圍中馳擊大呼衆披靡得出顧叔不至復持短兵還決鬪遂俱脫秦鳳都鈐轄劉溫潤奇其材一日出寶劍令曰能射一錢於百步外者與之諸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從溫潤城古渭與羌戰先登陷陳爲綏德城監押提孤軍拒寇斬其大酋加閣門祇候有功洮西還內殿崇班郭遠趙高南征爲第一將進自右江撫接廣原三州十二縣降僞守已下百六十人老稚二萬六千口是行也功最諸將遷西染院使得疾輿還京師神宗遣使臨問少間令入對珍念二帥不和睦上問必及之言之必行曲直將何以對乃以餘疾未平爲解帝復使嬖勞賜之弓劍鞍勒令有司蠲其鄉徭賦擢鄜延鈐轄進副總管從神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級累遷客省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徐禧城永樂珍以兵從版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役珍將追殺之禧不許謀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還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珍白敵兵衆甚公宜退處內柵檄諸將促戰禧笑曰曲侯老將何怯邪夏兵且濟珍欲乘其未集擊之又及攻城急又勸禧曰城中井深泉竭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氣未衰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奈何棄之且爲將而奔衆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救使謀臣同沒于此懼辱國耳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使帝察其無罪諭使自安養以圖後效元祐初爲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十萬珍擣虛馳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八百人解其圍進東上閣門使忠州防禦使卒年五十九珍善撫士卒得其死力雖不知書而忠朴好義本於天性

劉闥字靜叔青州北海人以拳力爲軍校從延州軍出塞遇敵矢貫左耳戰不顧衆服其勇從文彥博討貝州次城下攀壘欲登賊以曲戟鉤其甲闥裂之而墜議者欲穿地道入闥曰穴地積土賊且知之城瀕河若晝囊土而夜投諸河宜無知者彥博以爲然穴成闥持短兵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暉明師

畢入貝州平功第一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昭州刺史辰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詔闥自河東爲犄角至鐵冶溝夏人大集衆懼闥自殿後率銳馳搏戰飛矢蔽體不爲却敵解去爲冀州駐泊總管河水漲隄防墊急闥請郡守開青楊道口以殺水怒莫敢任其責闥躬往濬決水退冀人賴之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五

郭成字信之德順中安堡人也從軍得供奉官王師趨靈武成將涇原兵擊破夏人於漫駝隘至城下有羌乘白馬馳突陣前大將劉昌祚曰誰能取此者成躍馬鼻其首以獻進秩四等朝廷築平夏城置將戍之又環以五砦謂帥章鞏問可守者於諸將皆曰非郭成不可遂使往守夏人患失地空國入爭謀曰夏平視諸壘最大郭成最知兵遂自沒煙峽連營百里飛石激火晝夜不息成與折可適議乘勝深入以萬騎異道並進遂俘阿埋都連二大酋捷聞進雄州防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諸軍并力築綏懷戎二堡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帝悼之甚賻以金帛官其子增成輕財好施名震西鄙既沒廉訪使者王孝竭白於朝帝手書報曰郭成盡忠報國有功於民宜載祀典榜其廟曰仁勇云子浩紹興中爲西邊大將至節度使

賈崱字民瞻開封人少時善騎射喟然歎曰大丈夫生世要當自奮揚名顯親可也遂起家從戎神宗選材武以爲內殿承制慶州嘉原堡都監林廣討瀘夷辟將前鋒又爲河東將敗西夏兵於明堂川累功轉莊宅副使遷路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麟州神堂砦甚急崱以數百騎往援令其下曰國家無事時不惜厚祿養汝輩正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雖不敵吾誓以死報衆感厲即循屈野河行且五里據北攔坡嶺上一矢殪其酋衆駭潰哲宗嘉數賜以袍帶知皇城使威州刺史遷路鈐轄崱在兵間二十年有智略能拊御士卒所鄉輒勝時以良將入對留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步軍都虞候濠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二贈雄州防禦使

張整字成伯亳州鄆陽人初隸皇城司御龍籍補供事官爲利文州都巡檢使邊夷歲鈔省地吏習不與校至反遺之物留久乃去整惡其貪暴無已密募死

士時其來掩擊幾盡有司劾生事神宗壯之不問調荆湖將領拓溪蠻地築九城董兵鎮守又破蠻於大田歲中三遷結鈴萬衆乘舟屯托口追黔江城時守兵才五百人情大恐整伏其半於托口旁戒曰須吾旦度金斗崖舉幟則謀而前及旦率其半縛蠻燿建旗鼓沂流急趨賊望見大笑幟舉伏發前後合擊人殊死鬪蠻騰踐投江中殺獲不可計爲廣西鈐轄坐殺降搖責監江州酒稅復爲涇原真定京東環慶鈐轄整泣軍嚴明哲宗嘗訪於輔臣召之對擢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轄馬軍司卒官至威州刺史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爲小校隸劉昌祚至靈州遇敵中矢拔鏃復戰以功賜金帶從征安南次富良江諸將猶豫未進蘊褰裳先濟衆隨之蠻遂走使巫被髮登崖爲厭勝蘊射之應弦而斃一軍謹謀歷京西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粟至三十萬斛將兵取宥州破夏人於大吳神流堆宥州監軍引鐵騎數千趨松林堡蘊謀知之頓兵長城嶺以待戒諸部曰賊遠來氣盛少休必困困而擊之必捷果以勝歸夏人寇順寧蘊置伏隘中約聞呼則起俘斬數百人獲馬械甚衆累遷皇城使榮州刺史成州團練使通州防禦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管顯肅皇后母自鄭氏再適蘊徽宗屢欲以恩進其官輒力辭不敢受人以爲賢卒年七十三贈感德軍節度使諡曰榮毅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神宗閱衛士挽彊中的且偉其貌補供備庫副使爲河州巡檢夏羌寇蘭州恩搏戰城下中兩矢拔去復鬪意氣彌厲還涇原將嘗整軍出萬惠嶺士饑欲食恩倍道兼行衆洶洶已而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竈皆具諸將始服羌扣壁願見恩單騎徑出遙與語一夕羌引去哲宗召見語左右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留爲龍神衛都指揮使還馬軍都虞候契丹使來詔陪謝使者問聞涇原有王騎將得無是乎應曰然射三發皆中使以下相視皆歎息出爲涇原副都總管并護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築臨羌天都十餘壘羌圍平夏諸校欲出戰恩曰賊傾國遠寇難以爭鋒宜以全制其敵彼野無所掠必攜攜而遇伏必敗乃先行萬人設伏羌既退師果大獲徽宗立以衛州防禦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二萬三千頃分弓箭士耕

屯爲三十一部以省餽餉邊臣獻車戰議帝以訪恩恩曰古有之偏藉鹿角今相去益遠人非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耳帝善其對還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嘗汰卒數十人樞密請命都承旨覆視恩言朝廷選三帥付以軍政今去數十卒而不足信即其

他無可爲者帝立爲罷之睨顧其寵賜居宅又賜城西地爲園囿屬疾以檢校司徒致仕薨年六十二贈開府儀同三司

楊應詢字仲謀章惠皇后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霸州塘泺之間地沮洳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濟應詢增隄防爲長衢濬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爲河北沿邊安撫使徽宗以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爲契丹所憚欲增爲千人或恐生事應詢曰吾欲備他盜彼安能禁我卒增之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契丹以姻婭爲言遣使乞還之不得擁兵並塞中外恫疑應詢曰是特爲虛聲嚇我耳願治兵積粟示有備彼將聞風自戢明年果還兵復遣其相臣蕭保先牛溫舒來請詔應詢逆于境既至帝遣問所以來應詢對願固守前議尋兼高陽關路鈐轄邊人捕得北盜呂懺兒契丹謂略執平民有詔使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盜耳因其求而遂與之是示以怯也不與遂質我民固索之應詢以違詔貶秩再遷洋州觀察使入提舉萬壽觀館契丹使當賜柑而貢未至有司代以他物使不受應詢以言折之乃下拜復爲定州真定大名副都總管卒年六十三贈昭化軍節度使諡曰康理

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以勇敢應募從王韶取熙河大將姚麟出戰被重創謂曰吾渴欲死得水尚可活時已暮有泉近賊營隆獨身潛往漬衣泉中賊覺隆且鬪且行得歸持衣裂水以飲麟麟乃歎又從李憲破西市師討鬼章外河諸羌皆以兵應之隆率衆先至斧其橋鬼章失援乃成擒爲涇原將戰平夏川功最多崇寧中鈐轄熙河兵將前軍出邈川預復鄯廓夏人寇涇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鄉東方師至鐵山隆先登士皆殊死戰夏人解去召詣闕徽宗慰勞之曰鐵山之戰卿力也童貫與論燕雲事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

謝賁實知不可奪。白以知西寧州充隴右都護。羌豪信服。十二種戶三萬六千。願屯內地。帥劉法西討。隆以奇兵襲羌。羌潰。城震。武遷溫州防禦使。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仍爲本道馬步副都總管。卒。贈鎮潼軍節度使。命詞臣制碑。帝篆額曰旌忠。

論曰。有國家者不可忘武備。故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猶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數。然所貴爲將領者。非取其武勇而已也。必忠以爲主。智以爲本。勇以爲用。及其成功。雖有大小之殊。俱足以尊主庇民也。苗授策。錢南之不可城。屢不肯討。阿章。永清不以地與敵。文郁撫納香崖。紹能之忠勇。珍之忠朴。好義。光祖應詢。明於料敵。守約及整。御衆嚴明。斌浩之善戰。嵩恩之善射。闡之出則先登。入則殿後。其材雖殊。其可以任奔走禦侮之責於四境則一也。成以捍衛邊陲。服勤致死。明詔褒飭。廟食一方。宜哉。君萬挾誣報怨。瞻校譎喜。功國有常罰。父子謫死。亦宜也。說首取燕。終變其說。既黜旋復。爲失刑矣。至若仲武敗則引咎責己。勝則不自言功。隆不敢啓燾于賞。蘊甘分而辭榮。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難能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

趙挺之 張商英 兄唐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張康國 朱諤 劉達

林據 管師仁 侯蒙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教授登棧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即位賜士卒緡錢郡守貪者不時給卒怒謀持白挺突入府守趨避左右盡走挺之坐堂上呼問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爲首者衆即定魏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挺之往視挺之云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未嘗犯今所遷不如舊必爲民害使者卒徙之財二年河果壞新城漂居民略盡召試館職爲秘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劾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爲誹謗先帝既而坐不論蔡確通判徐州俄知楚州入爲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使遼還主嘗有疾不親宴使近臣即館享客比歲享乃在客省與諸國等挺之始爭正其禮徽宗立爲禮部侍郎哲宗祔廟議遷宣祖挺之言上於哲宗兄弟同一世宣祖未當遷從之拜御史中丞爲欽聖后陵儀仗使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中密指論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力由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獨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雄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見帝默思咎徵盡除京諸蠹法罷京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爲右僕射京在崇寧初首與邊事用兵連年不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隙一開禍孽不解兵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恤物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大學士使佑神觀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司徒諡曰清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長身偉然姿采如峙玉負氣傲儻豪視一世調通州主簿渝州蠻叛說降其酋辟知南川縣章惇經制蠻夷狎侮郡縣吏無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商英足抗之檄至夔惇詢人才使者以商英告即呼入同食商英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歸薦諸王安石因召對以檢正中書禮房權監察御史臺獄失出劫盜樞密檢詳官劉奉世駁之詔糾察司劾治商英奏此出大臣私分願收還主柄使耳目之官無爲近臣所脅神宗爲置不治商英遂言奉世庇博州失入囚因撫院吏徇私十二事語侵樞臣於是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堦王滌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爲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哲宗初爲開封府推官屢詣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爲孝乎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庚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連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己極力攻之上疏曰先帝威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所建明中書之所勘當戶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作命無非指擿抉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青日明誅賞未正願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遂論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呂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諡仆碑毀冢言文彥博背負國恩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捍闔以險語激怒當世概類此惇燾交惡商英欲助惇求所以傾燾者陽瞞民蓋氏養子漸先爲祖母所逐以家資屬其女經元豐訴理不得直商英論其冤導漸使遞執政及詣御史府計燾姻家與蓋女爲道地哲宗不直商英從左司員外郎既與漸交關事皆露責監江寧酒起知洪州爲江淮發運副使入權工部侍郎遷中書舍人謝表

歷詆元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適當制過爲褒美尋拜尙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爲輔相志在逢君御史以爲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兩州大觀四年京再逐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與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留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尙書右僕射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爲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商英爲政持平謂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於是大革弊事改當大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徽宗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羣升平樓戒主者遇張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楊戩除節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法內侍無至團練使有勳勞當陞則別立昭宣宣政諸使以寵之未聞建旄鉞也訖持不下論者益稱之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坐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之惠州有郭天信者以方技隸太史徽宗潛邸時嘗言當履天位自是稍瞻寵之商英因僧德洪客彭凡與語言往來事覺鞠于開封府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天信亦斥死京遂復用未幾太學諸生誦商英之冤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官職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贈少保商英作相適承蔡京之後小變其政譬饑者易爲食故蒙忠直之名靖康褒表司馬光范仲淹而商英亦贈太保紹興中又賜諡文忠天下皆不謂然兄唐英

唐英字次功少攻苦讀書至經歲不知肉味及進士第翰林學士孫抃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爲馬周魏元忠不足多薦試賢良方正不就調穀城令縣圃歲畦冀貸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賣取息銓曹指爲富賈唐英至空其園植千株柳作

柳亭其中聞者咨羨英宗繼大統唐英上謹始書云爲人後者爲子懼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事以戒宸聽者願杜其漸既而濮議果起帝不豫皇太后垂簾又上書請立賴王爲皇太子神宗卽位知其人擢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何尙衣綠對曰前者固得之回授臣父帝嘉其孝賜五品服帝方厲精圖治急於用人唐英言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陛下左右又論宗室祿多費鉅宜以服爲差殺天下苦差役不均盡思所以寬民力代民勞者其後略施行帝方欲用之以父憂去未幾卒唐英有史料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檣机行于世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宋冠入太學有聲與范致虛吳材江嶼號四俊元豐八年南省奏名在優選而犯高魯王諱凡五人皆當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諱頒未久不可以妨寒士命寬末級久之爲太學錄太常博士母服闋御史中丞石豫薦之召赴闕道除左司諫時方究蔡卞獄正夫入對徽宗語及之徐引淮南尺布斗粟之謠以對帝感動解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日謂正夫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爲公輔又言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中其說傳信萬世遂詔刊定而以起居舍人爲編修官不閱月還中書舍人進給事中禮部侍郎蔡京據相位正夫欲附翼之奏言近命官纂錄紹述先志及施行政事願得陳力其間詔俾閱詳焉京罷正夫又與鄭居中陰援京京憾劉達次骨而達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章縱鑄錢獄辭及正夫時使遼還京諷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貶兩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辭留爲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罷袞衣閑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曰袞衣豈可閑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召爲工部尙書拜右丞進中書侍郎太學諸生習樂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長欲人材規爲時用而使與伶官齒策名以是得無爲士子羞乎東封儀物已具正夫請間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益喜其不與京同政和六年擢拜特進少宰才半歲屬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病小愈丐東歸詔肩輿至內殿長子阜民夜入坐從容及燕雲事曰臣起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然兩朝信誓之

久四海生靈之衆願深留聖思明日徙節安靜軍起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將行賜之詩及硯筆圖畫藥餌香茶之屬甚厚正夫獻詩謝帝又屬和以榮其歸至盱眙病亟命子弟作遺牘自書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遂卒年五十六贈太保諡文憲再贈太傅正夫由博士入都馴致宰相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財晚年築第杭州萬松嶺以建閣奉御書爲名悉取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帝眷念不衰以阜民爲兵部侍郎少子阜民徽猷閣待制何執中字俗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臺二州判官毫數易守政不治曾鞏至頗欲振起之顧諸僚無可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劃決有妖獄久不竟株連寢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張角諱耳即扣頭引伏蔣之奇使淮甸號彊明官吏望風震懼見執中喜曰一州六邑賴有君爾知海鹽縣爲政識後先邑人紀其十異入爲太學博士以母憂去寓蘇州比隣夜半火執中方索居遑遑不能去拊柩號慟誓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危其難有頃火卻柩得存紹聖中五王就傳選爲記室轉侍講端王即位是爲徽宗超拜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部尚書兼侍讀四選案籍吏多藏千家以舞文取賄執中請置庫架閣命官莅之是後六曹皆倣其法蔡京籍上書人定爲邪等初無朝覲及入都之禁執中申言之且請任在京職秩者皆罷遣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大爲士論所貶崇寧四年拜尚書右丞大觀初進中書門下侍郎積官金紫光祿大夫一意謹事京三年遂代爲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爲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疹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寅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查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初賜第信陵坊以爲淺隘更徙金順坊甲第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鉅額以示寵執中與蔡京並相凡營立皆預議略無所建明及張商英任事執中惡其出己上與鄭居中合摺之陳瑾

在台州執中起遷人石幘知州事使脅取尊竟集謀必死瑾瑾不死執中怒罷械政和二年大長公主薨罷上元端門觀燈執中言不宜以長主故闕衆情願特爲徙日以昭與民同樂之意帝重逆其請爲申五日期用提舉修哲宗史紀恩加少保入宴太清樓錫白玉帶會正宰相官名轉少傅爲太宰又還少師封榮國公執中輔政一紀年益高五年臥疾其賜寬告他日造朝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明年乃以少傅就第許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切如居位時入見帝曰自相位致爲臣數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亦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執中頓首謝其在政府嘗戒邊吏勿生事重改作惜人材寬民力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斥繕錢萬置義莊以贍宗族性復謹畏至於迎順主意贊飾太平則始終一致不能自克卒年七十四帝即幸其家以不及視其病爲恨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清源郡王諡曰正獻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登進士第崇寧中爲都官禮部員外郎起居舍人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居中自言爲貴妃從兄弟妃從藩邸進家世微亦倚居中爲重由是連進擢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訕言者并及居中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冠後宮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官黃經臣策以外戚秉政辭改資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文變免趙挺之相與劉摯謀盡改京所爲政未幾徽宗頗悔更張之暴外莫有知者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帝大悟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繼請對語同帝意乃復向京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爲多居中厚責報京爲言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用親經臣方恃權力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已援始怨之乃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申前命進知院事四年京又罷居中自許必得相而帝覺之不用妃正位中宮復以嫌罷爲觀文殿學士政和中和中再知樞密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

三省益舉亂法度，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少保太宰，使司察之。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丁母憂，旋起復，踰年加少傅，得請終喪。服除，以威武軍節度使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連封崇宿燕三國公。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契丹，復燕雲，蔡京重賈主之，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稍寢。其後金人數攻契丹，日蹙，王黼重賈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進位太保，自陳無功，不拜。入朝暴遇疾，歸舍數日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華原郡王，諡文正。帝親表其隧曰：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鄭居中之墓。居中始仕蔡京，即薦其有廊廟器，既不合，遂因蔡涓理其父確功狀，追治王珪。居中珪壻也，故借是憾之。然卒不能害于修年。億年皆至侍從，億年遭靖康之難，沒入于金，後遺事劉豫，晚得南歸。秦檜以婦氏親，擢爲資政殿大學士，位視執政，檜死，亦竄死撫州。時又有安堯臣者，亦書上書論燕雲之事，其言曰：宦寺專命，倡爲大謀，燕雲之役，與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買捐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重賈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徽宗然之。命堯臣以官後竟爲姦謀所奪，堯臣書舉進士不第，蓋惇之族子也。

論曰：君子小人猶冰炭不可一日而處者也。趙挺之爲小官，雖有才具，熙寧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化，宜爲諸賢齟齬，至於紹聖首倡紹述之謀，軀排正

人，靡所不至。其論蔡京，不過爲攘奪權寵之計而已。所謂楚固爲失齊，亦未爲得也。徽宗知京不可顛任，乃以張商英鄭居中輩，敢與京爲異者，參而用之，殊不知二人者，向背離合，視利所在，亦何有於公議哉？商英以傾詖之行，竊忠直之名，沒齒猶見褒稱，其欺世如此。何執中黃緣舊學，致位兩府，無所建明，惟務媚嫉，至用石械脅陳瓘取尊堯集，欲因以殺瓘，何爲者耶？宣政命相，得若而人，尙望治乎？劉正夫生平所爲，賤賤出沒正邪之間，商英之徒也。唐英有清才而寡失德，獨薦王安石爲可咎，然安石未相，正人端士孰不與之？又何責乎唐英？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丘縣，紹聖中，戶部尙書蔡京整治役法，薦以參詳利害，使提舉兩浙常平推行之，豪猾望風斂服，發倉救荒，江南就食者活數萬口，徙福建轉運判官，崇寧元年，入爲吏部左司員外郎，起居郎，二年，爲中書舍人，徽宗知其能詞章，不試而命還翰林學士，三年，進承旨，拜尙書左丞，而以其兄康伯代爲學士，尋知樞密院事。康國自外官爲郎，不三歲至此，始因蔡京進，京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章牘，皆預密議，故汲汲引援之，帝亦器重焉。及得志，寢爲崖異，帝惡京專悞，陰令沮其姦，嘗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紆憂顧，奈何欲私所善乎？乃隨闕選用，定爲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叱去之。他日，康國因朝退趨殿廡，暴得疾，仰天吐舌，昇以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年五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文簡。康伯仕終吏部尙書。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初名級，進士第二，調忠正軍推官，崇寧初，由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給事中，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入謝。徽宗曰：今朝廷肅清，上下無事，宜審重以稱朕意，對曰：前此中執法類不知職守，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見汁隄一角墊陷，乞修葺，如許細故，何足論哉？帝曰：然，比石豫許敦仁安發，皆如是，諤遂奏願如神宗故事，聽政之餘，開內閣延羣臣，從容論道，又言：陛下手詔屢下，惻怛願治，然吏奉行，多安於苟簡，或懷二三柅置不行，使德音善教無由下達，願分命使者，刺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

行令而不盡者論如古留令虧令之罪則令出而朝廷尊矣元祐紛更凡得罪于熙寧元豐者不問是否輒陳冤訴自歸無過之地彰先朝之失刑希合姦臣規求進用門下侍郎許將頃下御史獄抗章云絲毫自知其無事父子相保而爲囚追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終無可坐之罪遂加不實之刑夫以追屬吏如是之多繫病者如是之久卒之於無可坐則先帝所用之刑爲何哉將於哲廟表泛爲平詞至宣和太后之前則銜冤負痛其辭如此於陛下紹述成功得無少損乎詔出將河南六察官彈治稽違近歲察事多者輒推賞有僥求之弊諤乞罷賞使各安職分從之俄兼侍讀徙兵禮吏三部尙書大觀元年拜右丞相居三月卒年四十贈光祿大夫諡忠靖謬出蔡京門善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既死京爲誌其墓

劉達字公路隨州隨縣人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判官入爲太學太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崇寧中連擢秘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戶部侍郎使高麗還尙書絲兵部同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達無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躡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達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事稍稍澄正達與趙挺之同心然挺之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終其說達欲自以爲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達擅政而鄭居中劉正夫之策售矣帝意既移於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乘間抵讎盡廢紹述良法愚視丞相陵蔑同列凡所啓用多取爲邪黨學術者及邪籍中子弟庇其婦兄章紙使之盜鑄罷知亳州京復相再責鎮江節度副使安州居住京再以星變去稍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士以醴泉觀使召及都而卒年五十贈光祿大夫

林據字彥振福州人徙蘇父邵顯謨閣直學士據用蔭至敕令檢討官蔡京諱明熙寧元豐故事引以爲屬遷屯田右司員外郎時遣朝士察諸道據使河北入辭言大府宜擇帥邊州宜擇守西山木不宜采伐保甲有藝者宜貢諸朝驕兵宜使更戍錢貨文書闌出疆外者宜遏絕徽宗喜曰卿所陳已盡河朔利害毋庸行賜進士第擢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俄直學士院禁林官不乏帝特命

遂爲翰林學士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遼遼爲請命據報聘京密使激怒之以啓釁入境威氣以待遼者小不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始跪授書即抗言數夏人之罪謂北朝不能加責而反爲之請禮出不意遼之君臣不知所答及辭遼使據附奏求還進築夏人城柵據答語復不巽遼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汚以矢溲使饑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遣還凡饗餼租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隣生事猶除禮部尙書既而遼人以失禮言出知穎州尋召爲開封尹大駭貨買錢久不償一日盡輦當十錢來買疑不納駭訟之據馳詣蔡京問曰錢法變乎京色動曰方議之未決也據曰令未布而買人先知必有與爲表裏者退鞠之得省吏主名實干法張懷素妖事覺據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據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爲長者而京與懷素游最密據實爲京地也京深德之用鞠獄明允加秩二等改兵部尙書進同知樞密院尙書左丞中書侍郎自大觀元年春至二年五月絲朝散大夫九遷至右光祿大夫集英驢唱貢士據當傳姓名不識甄益字帝笑曰卿誤邪據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言者不厭罷提舉洞霄宮起爲越州永興軍皆以親年高辭拜端明殿學士久之知揚州政以察察聞鉅大俠繩汚吏下不敢欺有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反館人以告據曰此當不遠或利其貨殺之耳指蹤物色得屍溝中果城民張所爲也徙大名府道過闕爲帝言頃使遠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據蓋以曩辱政修怨焉其後北伐盡兆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節度使言者復論罷之還姑蘇瘍生於首而卒年五十九帝念其奉使之勤申贈開府儀同三司錄子偉直秘閣數月偉死嗣遂絕靖康元年以京死黨追貶節度副使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爲廣興睦親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有善政權右正言左司諫論蘇軾蘇轍深毀熙寧之政其門下士吏部員外郎晁補之輩不宜在朝廷遂去之河北濱棣諸州歲被水患民流未復租賦故在師仁請悉蠲減以綏徠之一方賴其賜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工部侍郎選曹吏多撓法爲過師仁暫攝領發其姦抵數人於罪士論稱之改吏部進

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鄧州未行改揚州又徙定州時承平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遼橫使再至爲西人請侵疆朝廷詔師仁設備至則下令增陣凌涅繕葺甲冑僚吏懼不知所裁師仁預爲計度一日而舉衆十萬轉盼迄成外間無知者於是日與賓客燕集以示閑暇使敵不疑帝手書詔獎激召爲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病拜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贈正奉大夫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未冠有俊聲急義好施或一日揮千金進士及第調寶鷄尉知柏鄉縣民訟皆決于庭受罰者不怨轉運使黃湜聞其名將推轂之召詣行臺白事蒙以越境不肯往湜怒他日行縣閱理文書欲讎致其罪既而無一疵可指始以賓禮見曰君真能吏也率諸使者合薦之徙知襄邑縣權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求言蒙疏十事曰去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別賢否絕倖冀戒濫恩寬疲民節妄費戚里毋預事闕寺毋假權徽宗聽納有大用意遷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于羌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逮治既行拜給事中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曉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案未上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玉綰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問遷刑部尚書改戶部比歲郊祭先期告辦尚書輒執政至是帝密諭之對曰以財利要君而進非臣所敢母喪服除歸故官遂同知樞密院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先是御史中丞蔡薺詆張商英私事甚力有旨令廷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蔡薺雖言官從臣也使之廷辨豈不傷國體乎帝以爲然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領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大錢法敵朝廷議改十爲三主藏吏來告曰諸府悉輦大錢市物于肆皆疑法當變蒙曰吾府之積若干曰八千緡蒙叱曰安有更革而吾不知明日制下又嘗有幾事蒙獨受旨京不知也京偵得之白于帝帝曰侯蒙亦如是邪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士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穆

論曰崇寧宣和之間政在蔡京罷不旋踵輒起姦黨日蕃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之莫不趨走其門若張康國朱諤劉遠林攄者皆是也康國遠中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卒爲京黨所擊攄奉京姦謀激怒鄰國渝約啓釁罪莫大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歟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引疾去則可尙已侯蒙逮治五路將帥力爲申理十八人者繇之而免其仁人利溥之言乎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一

唐恪

李邦彥

余深

薛昂

吳敏

王安中

王襄

趙野

曹輔

耿南仲

王高附

唐恪字欽叟杭州錢塘人四歲而孤聞人言其父輒悲泣以蔭登第調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吏執其鄰人抑使自誣令以爲信恪爭之令曰否將爲君累恪曰吾爲尉而盜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訪求夕若有告者旦而得尸遂獲盜知榆次縣豪子雄於鄉萃逋庇姦不輸公賦前後莫敢詰恪以理善曉之悟而自悔折節爲長者最聞擢提舉河東常平江東轉運判官大觀中牂犵內附召爲屯田員外郎持節招納夷人夷始恟疑衷甲以逆恪盡去兵衛從數十卒單行夷望見懼呼投兵聽命以奉使稱職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迎還使還言河北邊備弛廢宜及今無事以時治之徽宗壯之曰非卿誰宜爲者命爲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稱詔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直龍圖閣知梓州歷五年徙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勢方惡船當以備緩急滄爲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恪不爲動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詔書嘉獎乃上疏請暫免保甲保馬呈閱及復諸縣租等第振貸以寬被水之民未報悉便宜罷行之民大悅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請決南隄以紓宮城之患恪曰水漲隄壞此亡可奈何今決而漫之是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隄注之河浹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宮闕天其或者以陰威之慘儆告陛下乎願垂意時事益謹天戒宣和初遷尙書帝許以二府爲宰相王黼所陷罷知滁州言者論其治第歷陽擾民躡制提舉鴻慶宮五年起知青州未行召爲吏部尙書徙戶部復請外以延康殿學士知潭州請往錢塘掃墓

然後之官遂改杭州靖康初金兵入汴李邦彥薦之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爲中書侍郎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於欽宗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道君之心哉京攸黼貫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道君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因賜東宮舊書萬卷且用近北除子璵直秘閣力辭之八月進拜少宰兼中書侍郎帝注禮之甚渥然恪爲相無濟時大略金騎再來邀割三鎮恪集廷臣議以爲當與者十九恪從之使者既行於是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論止令勿前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其議而開封尹何處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與門下侍郎恪計不用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御史胡舜陟繼劾其罪謂恪之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罷東來爲相京城不守車駕至金帥營恪曰計失矣一入將不得還既而還宮恪迎拜道左請入覲東不可二年正月復幸恪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及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備入城取推戴狀恪既書名仰藥而死

李邦彥字子美懷州人父浦銀工也邦彥喜從進士游河東舉人入京者必道懷訪邦彥有所管置浦亦罷工與爲之且復資給其行由是邦彥聲譽奕奕入補太學生大觀二年前上舍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試符寶郎邦彥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爲辭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游縱無檢罷符寶郎復爲校書郎俄以吏部員外郎領儀禮局出知河陽召爲起居郎邦彥等事中人爭薦譽之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宣和三年拜尙書右丞五年轉左丞浦死贈龍圖閣直學士諡曰宣簡邦彥起復與王黼不協迺陰結蔡攸梁師成等譏黼罷之

明年，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詔，充位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爲龍德宮使，升太宰。知衆議不與，外患日偪，抗疏丐宮祠。金人既薄都城，李綱、种師道罷，邦彥堅主割地之議。太學生陳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彥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梈之徒，爲社稷之賊，請斥之。邦彥退朝，羣指而大詬，且欲毆之。邦彥疾馳得免，迺以特進觀文殿學士充太一宮使，不旬日，吳敏爲請，復起爲太宰。人皆駭愕，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持餘服，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責建武軍節度副使。潯州安置。方蔡京王黼用事，附麗者多援引入政府。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趙野，史皆逸其事，因附著於此云。

余深，福州人。元豐五年進士及第。崇寧元年，爲太常博士，著作佐郎，改司封員外郎，拜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辟雍司業。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治張懷素獄，事連蔡京，與開封尹林摠曲爲掩覆。獄辭有及京者，輒焚之。京遂力引深與摠，驟至執政。大觀二年，以吏部尚書拜尚書左丞。三年，轉中書侍郎。四年，轉門下侍郎。京既致仕，身不自安，累疏請罷，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政和二年，京復赴都堂治事，於是深復入爲門下侍郎。七年，拜少宰。宣和元年，爲太宰。進拜少保，封豐國公，再封衛國。加少傅。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徽宗不悅，遂請罷。出爲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康初，加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深以少傅節度知福州，有司失之也。深諂附蔡京，結爲死黨。京姦謀詭計，得助多者，深爲首。摠次之，言者累章劾深，深益懼。巧致仕。建炎二年，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以渡江恩，赦還鄉里。卒。子日章，亦以言者罷，徽猷閣待制。

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崇寧初，歷太學博士、校書郎，著作佐郎，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郎，改中書舍人，兼侍讀，升給事中，兼大司成。昂喜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常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拜翰林學士，以不稱職改刑部尚書，轉兵部。大觀三年，拜尚書左丞。明年，請補外出，知江寧徙河南。久之，提舉嵩山崇福宮。政和三年，蔡京復用事，昂復自尚書右丞爲左

丞，遷門下侍郎，尋請罷，授彰化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特進，充資政殿大學士，知應天府。昂與余深、林摠始終附會蔡京，至舉家爲京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靖康初，言者斥其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杭州軍亂，昂不請命，領州事。責徽州居住。昂主王氏學，嘗在安石坐圍棋賭詩局，敗，昂不能作，安石代之，時人以爲笑云。

吳敏，字元中，真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首選。蔡京喜其文，欲妻以女。敏辭，因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爲祕書省校書郎。京薦之，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省，不可。京乃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筆自此始。違者以大不恭論。繇是權倖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敏爲蔡京所引，鄭居中、方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銜之，坐駁盜當死者，罷爲右文殿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久之，復爲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讀。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宰臣執政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上盛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戶部尚書李梈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雖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梈遂罷行。皇太子除開封尹，上去意益決。敏因奏對得請，遂薦李綱。綱嘗語敏以上宜傳位，如唐天寶故事，故薦之。冀上或有所問也。明日，宰臣奏事，徽宗獨留李邦彥、薛敏所對，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既畫計，當從陛下巡幸。陛下且傳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曷敢上？」曰：「不意卿乃爾敢言。」於是命敏草傳位詔。欽宗既立，上皇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爲龍德宮副使，遷知樞密院事。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議不合，紛爭上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與處仁俱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頃之，言者論其庇蔡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俄用范宗尹薦，起知潭州。敏辭免。丐宮祠，乃提舉洞霄宮。紹興元年，復觀文殿大學士，爲廣西、湖南宣撫使，卒于官。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陽曲人。進士及第，調瀛州司理參軍。大名縣主簿。歷祕書省著作郎、政和間，天下爭言瑞應，廷臣輒箋表賀。徽宗觀所作，稱爲奇才。他日